

六十年來兵簇簇<sup>(四)</sup>。月月食糧車輓輓，一日官軍收海服<sup>(五)</sup>。驅牛  
駕車食牛肉，歸來收得牛兩角。重鑄鋤犁作斤鬪，姑舂婦擔去輸官，  
輸官不足歸賣屋。願官早勝讎早復，農死有兒牛有犢，不遣官軍糧不  
足。

山石

韓愈

山石犖确<sup>(六)</sup>行徑微，黃昏到寺蝙蝠飛。升堂坐階新雨足，芭蕉葉  
大梔子<sup>(七)</sup>肥。僧言古壁佛畫好，以火來照所見稀。鋪牀拂席置羹飯，  
疏糲<sup>(八)</sup>亦足飽我饑。夜深靜臥百蟲絕，清月出嶺光入扉。天明獨去無  
道路，出入高下窮烟霏<sup>(九)</sup>。山紅澗碧紛爛漫<sup>(一〇)</sup>，時見松櫪皆十圍。  
當流赤足踏澗石<sup>(一一)</sup>，水聲激激風吹衣。人生如此自可樂，豈必局促  
爲人鞿<sup>(一二)</sup>。嗟哉吾黨二三子，安得至老不更歸。



九日齊山（二三）登高

杜牧

江涵秋影鴈初飛，與客攜壺上翠微。塵世難逢開口笑；菊花須插滿頭歸。但將酩酊酬佳節；不用登臨恨落暉。古往今來只如此，牛山何必獨霑衣（二四）？

南江春

前人

千里鶯啼綠映紅，水村山郭酒旗風。南朝（二五）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烟雨中。

籌筆驛（二六）

李商隱

猿鳥猶疑畏簡書（二七），風雲常爲護儲胥（二八）。徒令上將（二九）揮神筆，終見降王走傳車（三〇）。管樂（三一）有才原不忝，關張無命欲何如（三二）？他年錦里經祠廟（三三），梁父吟成恨有餘（三四）。



賈生

前人

宣室求賢訪逐臣（二五），賈生才調更無倫（二六）。可憐夜半虛前席，  
不問蒼生問鬼神（二七）。

前人

北齊（二八）

巧笑知堪敵萬幾，傾城最在著戎衣。晉陽已陷休回顧：更請君王  
獵一圍（二九）。

王昌齡

長信怨（三〇）

奉帚平明金殿開（三一），暫將團扇共徘徊（三二），玉顏不及寒鴉色（三三），  
猶帶昭陽日影（三四）來。

劉禹錫

西塞山懷古（三五）

王濬樓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氣黯然收。千尋鐵鎖沈江底，一片降旛



出石頭(三六)。人世幾回傷往事，山形依舊枕寒流(三七)。從今四海爲家日，故壘蕭蕭蘆荻秋。

### 出塞

王之渙

黃河遠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(三八)。羌笛(三九)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(四〇)玉門關。

### 〔題義〕

詩至中唐而晚唐，其氣象魄力，雖不若盛唐之闊大與雄厚，然亦各有勝處。中唐詩分前後兩期，前期詩人，以韋(應物)、劉(長卿)及大曆十才子爲中堅，其詩高雅閒淡；後期以元(稹)、白(居易)爲代表，其詩平易近人。與元白同時者，尙有韓愈、孟郊、盧仝等，其詩以奇警名。三者之中，元、白獨標主義，創作新樂府，不獨爲中唐生色，且影響於後世甚大。降至晚唐，則有杜牧之豪縱，李商隱之濃麗，別成晚唐詩之風格。

### 〔作者〕

元稹，字微之，唐河南人。工詩，與白居易齊名，作風亦相近，時稱元、白。宮中妃



嬪多誦其詩，呼爲元才子。著有元氏長慶集。杜牧，字牧之，京兆萬年人。詩情致豪邁，人號「小杜」，以別於杜甫。著有樊川集。李商隱，字義山，又號玉溪生，河內人。詩與溫庭筠齊名。惟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語，而商隱則感時傷事，頗得風人之旨。王安石謂唐人詩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，惟商隱一人。王昌齡，見第二冊。劉禹錫，字夢得，中山人。登貞元進士宏詞二科，官監察御史。王之渙，并州人。工詩，文名動一時。與王昌齡高適均有盛名。

〔注釋〕

(一) 吒，音燻，吒吒，怒呼貌。(二) 确，音學；多砂石也。(三) 鈞，音剝；足擊聲。(四) 簇，音促。簇簇，多貌。(五) 服，地方也。邦畿方千里，其外每五百里一服。海服，猶沿海地方也。(六) 犖，力角切。确，音學。犖确，石地不平也。(七) 梔子，木實可染。(八) 疏糲，米不精也。(九) 去時不辨歸路，應上行徑微句。(一〇) 爛漫，形容日光之分布。(一一) 當流，涉水也。(一二) 馬韁在口曰韉。(一三) 齊山，在今安徽貴池縣南三里，其西有湖曰齊山湖。(一四) 晏子春秋：「齊景公游於牛山，北臨其國城而流涕。」按牛山在今山東臨淄縣南。(一五) 東晉後宋齊梁陳四朝，均都建康(今南京)，史稱南朝。(一六)



綿州綿谷縣有籌筆驛，武侯出師，駐軍籌畫於此，在今四川廣元縣北八十里。（一七）簡書，傳戒命也。（一八）儲胥，軍中藩籬。（一九）上將，謂武侯。（二〇）降王，謂後主。鄧艾伐蜀，後主銜璧輿襯降，遂送洛陽。（二一）管，管仲。樂毅，蜀志諸葛亮傳：亮嘗自比於管仲樂毅。（二二）關，關羽。張飛。言關張早卒，勇而無命，不能助武侯興漢室，亦無可如何者。（二三）蜀城名錦官城，其里曰錦里，有武侯廟。經，過也。（二四）蜀志諸葛亮傳：亮躬耕隴畝，好爲梁父吟。恨有餘者，恨不能挽回漢運也。（二五）漢文帝方受釐坐宣室，徵見賈生，生爲長沙王太傅，是逐臣也。（二六）倫，比也。（二七）賈誼傳：『上因感鬼神事，而問鬼神之本，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故。至夜半，文帝前席，既罷，曰：『吾久不見賈生，自以爲過之，今不及也。』』（二八）北齊，北朝之一。（二九）北齊後主自號無愁天子，寵姬郊遊，後竟爲周所滅。此詩晉陽疑爲平陽之誤。（三〇）漢書外戚傳：班婕妤失寵，求供養太后長信宮。（三一）願待平明時，金殿初開，先奉帚以供灑掃之事。（三二）共徘徊，扇與帚也。（三三）寒鴉色，謂黑也。（三四）昭陽，殿名；日影，比君恩也。（三五）山在武昌府大冶縣，孫策擊黃祖於此。（三六）



晉武帝咸寧二年，帝大舉伐吳，遣龍驤將軍王濬等下巴蜀，吳人於江磯要害處，以鐵鎖橫截之，又作鐵錐長丈餘，暗置江中，以逆拒舟艦。濬作大筏數十，縛草爲人，披甲持仗。令善水者以筏先行，遇鐵錐，錐著筏而去。又作大炬長十餘丈，灌以麻油。在船前，遇鎖燃炬燒之。須臾溶液斷絕，船無所礙。吳督孫歆懼曰：北來諸軍乃飛渡江。王濬自武昌順流趨建業，戎卒八萬，方舟百里，鼓譟入石頭。吳王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，石頭卽金陵，今江蘇江寧縣。（三七）自吳自今，往事可傷，又幾回矣。而西塞山則依然如故也。（三八）城，謂涼州城也。八尺曰仞，萬仞，極言其高也。（三九）羌笛，羌人所製，羌笛曲中有折柳詞，贈別唱之。（四〇）楊柳，關東之樹。關外，寒冷之地，春風不度，不生楊柳，故上云何須怨。

### 三〇 長恨歌

白居易

漢皇（二）重色思傾國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。楊家有女初長成，養在深閨人未識。天生麗質難自棄，一朝選在君王側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



宮粉黛無顏色。春寒賜浴華清池<sup>(三)</sup>，溫泉水滑洗凝脂，侍兒扶起嬌無力，始是新承恩澤時。雲鬢花顏金步搖，<sup>(三)</sup>芙蓉帳暖度春宵。春宵苦短日高起，從此君王不早朝。承歡侍宴無閒暇，春從春游夜專夜，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。金屋妝成嬌侍夜，玉樓宴罷醉和春。姊妹弟兄皆列土<sup>(四)</sup>，可憐光彩生門戶，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

驪宮高處入青雲，仙樂風飄處處聞。緩歌慢舞凝絲竹，盡日君王看不足。漁陽鞞鼓<sup>(五)</sup>動地來，驚破霓裳羽衣曲。九重城闕烟塵生，千乘萬騎西南行。翠華搖搖行復止，西出都門百餘里。六軍不發無奈何，宛轉娥眉馬前死。花鈿委地無人收，翠翹金雀玉搔頭，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淚相和流。黃埃散漫風蕭索，雲棧縈紆登劍閣<sup>(六)</sup>。峨嵋



山<sup>(七)</sup>下少人行，旌旗無光日色薄。蜀江水碧蜀山青，聖主朝朝暮暮情<sup>(八)</sup>。行宮見月傷心色，夜雨聞鈴腸斷聲<sup>(九)</sup>。

天旋地轉迴龍馭，到此躊躇不能去。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見玉顏空死處。君臣相顧盡霑衣，東望都門信馬歸。歸來池苑皆依舊，太液芙蓉未央柳<sup>(一〇)</sup>。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對此如何不淚垂！春風桃李花開日，秋雨梧桐葉落時。西宮南內多秋草，落葉滿階紅不掃。梨園子弟白髮新，椒房<sup>(一一)</sup>阿監青娥老。夕殿螢飛思悄然，孤燈挑盡未成眠。遲遲鐘鼓初長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。鴛鴦瓦冷霜華重，翡翠衾寒誰與共？悠悠生死別經年，魂魄不曾來入夢。

臨邛道士鴻都客<sup>(一二)</sup>，能以精誠致魂魄，爲感君王輾轉思，遂教方士殷勤覓。排空馭氣奔如電，升天入地求之徧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



兩處茫茫皆不見。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縹渺間。樓閣玲瓏五雲起，其中綽約多仙子。——中有一人字太真，雪膚花貌參差是。金闕西廂叩玉扃，轉教小玉報雙成（二三）。聞道漢家天子使，九華帳裏夢魂驚。攬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銀鉤迤邐開。雲髻半偏新睡覺，花冠不整下堂來。風吹仙袂飄飄舉，猶似霓裳羽衣舞。玉容寂寞淚闌干（二四）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含情凝睇謝君王，一別音容兩渺茫。昭陽殿（二五）裏恩愛絕，蓬萊宮（二六）中日月長。回頭下望人寰處，不見長安見塵霧。惟將舊物表深情，鈿合金釵寄將去。釵留一股合一扇，釵擘黃金合分鈿；但教心似金鈿堅，天上人間會相見。臨別殷勤重寄詞，詞中有誓兩心知。七月七日長生殿（二七），夜半無人私語時：『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爲連理枝。』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盡期。



〔題義〕 本文爲七言古詩，其事爲詠楊貴妃，其旨在垂「色荒」之戒。名曰長恨者，卽歌末二句之結意。言玄宗嬖愛貴妃，不以其死生而改念，亦暗寓規諷之意。

〔作者〕

白居易，字樂天，唐下邳人。貞元中，進士拔萃。元和初，入翰林爲學士。遷左拾遺，奏凡十餘上；後對殿中，論執強鯁，罷拜左贊善大夫，出爲江州司馬，累遷杭蘇二州刺史，文宗立，遷刑部侍郎。二李黨事起，居易恥緣黨入升，乃移病分司東都，以太子少傅進馮翊侯。會昌初，以刑部尙書致仕。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，自稱香山居士。會昌六年卒，年七十六。居易文章精切，尤工詩，措辭平易，老嫗都解。嘗與元稹唱和，號稱元白，上下競效，一時風氣爲之轉移。著有白氏長慶集。

〔注釋〕

(一) 漢皇。指唐玄宗，此借古人以指今人也。(二) 華清池，在今臨潼縣驪山上。

(三) 步搖，古婦人首飾，以銀絲宛轉屈曲作花枝，插髻後，隨步輒搖，故名。(四) 列，通裂。列土，謂裂土受封也。(五) 漁陽，唐郡名，故治在今河北薊縣。鞞，一作鼙。鼙鼓，騎鼓也。

按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，安祿山反，附之者有范陽、盧龍、密雲、漁陽、汲、鄴等郡。詳見通鑑。



(六)劍閣，卽大、小劍山，一曰劍門，在今四川劍閣縣境。(七)峨眉山，一作蛾眉，在四川峨眉縣西南。(八)謂玄宗無時不念楊妃也。按楊妃縊纒絕，而南方進荔枝至，玄宗睹之歎息，命以荔枝致祭。既復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：「此去劍門，鳥啼花落，水綠山青，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。」見太真外傳。(九)玄宗奔蜀時，至斜谷口，屬霖雨彌旬，於棧道中聞鈴聲，隔山相應；既悼念楊妃，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，以寄恨焉。見太真外傳。(一〇)太液，池名；未央，宮名，故址皆在今陝西長安縣境。(一一)椒房，漢殿名，在未央宮西，皇后所居。見三輔黃圖。後因通稱皇后所居曰椒房。此指楊妃所居之宮。(一二)邛，音窮。臨邛，縣名，卽今四川邛崃縣。後漢書靈帝本紀光和元年：「始置鴻都門學生。」注：「鴻都，門名也。」客，指下文方士。按歌意，疑方士爲臨邛人，(陳鴻傳以方士爲蜀人)臨邛，卽蜀地。(一三)小玉，夫差女名。見長慶集注。按當指陳傳中所謂雙環童女。雙成，王母侍女名。王母嘗命董雙成吹雲和之笙，見漢武內傳，按當指陳傳中之碧衣侍女。(一四)闌干，淚縱橫貌。(一五)昭陽殿，漢武帝後宮八區之一。見三輔黃圖。按此借用之以指唐宮。杜甫哀江頭詩：「昭陽殿裏第一人，同輦隨君侍君側。」第一人，謂楊妃



昭陽殿之用法，與此同。（一六）蓬萊宮，謂海中蓬萊仙島之宮，即陳傳中所謂玉妃太真院也。  
（一七）長生殿，唐宮名。清洪昇有長生殿傳奇，即譜玄宗與楊妃事。

## 第一組——唐文

### 三一 答李翊（翱）書

韓愈

六月二十六日，愈白，李生足下：

生之書辭甚高，而其問何下而恭也？能如是，誰不欲告生以其道。道德之歸也有日矣。況其外之文乎？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，焉足以知是且非耶？雖然，不可不爲生言之：

生所謂立言者，是也；生所爲者與所期者，甚似而幾矣。抑不知生之志，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？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？蘄勝於人而取於人，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；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



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；養其根而竢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。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曄；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<sup>(五)</sup>也。

抑又有難者：愈之所爲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。雖然，學之二十餘年矣。始者，非三代、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；處若忘，行若遺；儼乎<sup>(六)</sup>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戛戛乎<sup>(七)</sup>其難哉！其觀於人，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猶不改。然後識古書之正僞<sup>(八)</sup>，與雖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白黑分矣；而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汨汨然<sup>(九)</sup>來矣。其觀於人也，笑之，則以爲喜；譽之，則以爲憂。<sup>(一〇)</sup>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吾又懼其雜也，迎而距之，平心而察之；其皆醇也，然後肆焉。雖然，不



可以不養也。行之乎仁、義之途，游之乎詩、書之源，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，終吾身而已矣。

氣，水也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，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。氣之與言猶是也。氣盛，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。雖如是，其敢自謂幾於成乎？雖幾於成，其用於人也，奚取焉？

雖然，待用於人者，其肖於器耶？用與舍屬諸人。君子則不然。處心有道，行己有方。用則施諸人，舍則傳諸其徒。垂諸文而爲後世法。如是者，其亦足樂乎？其無足樂也？有志乎古者希矣！志乎古，必遺乎今，吾誠樂而悲之。亟稱其人，所以勸之，非敢褒其可褒，而貶其可貶也。

問於愈者多矣，念生之言不志乎利，聊相爲言之。愈白。



〔題義〕

李翊，韓愈之友，或曰弟子。貞元十八年，陸儔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，愈薦翊於儔，翊用是於是年登第，是書緣翊問及文章之事，愈因述平日所得以答。其要在勗以讀書養氣，務去陳言，並專志於古之立言者，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。古無以作文爲教者，自韓愈以力倡古文，時爲友輩及弟子言爲文之道，且言之精且切；柳宗元、李翊承之，乃成一種風氣，而古文家乃多論文之作，或云，答李翊書當作答李翊書。

〔作者〕

見第一冊。

〔注釋〕

（一）頌言道德亦將歸於李生。（二）謙言己爲『門外漢』。論語子張：『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』（三）立言，謂著文立說，以傳於後世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魯叔孫豹論「立言」爲三不朽之一，孔疏云：『立言謂言得其要，理足可傳，記傳稱史逸有言，論語稱周任有言，……皆其身既沒，其言尙存。……如此之類，乃是立言也。老、莊、荀、孟、管、晏、楊、墨、孫、吳之徒，制作子書，屈原、宋玉、賈誼、楊雄、馬遷、班固以後，撰集史傳，製作文章，使後世學習，皆是立言者也。』（四）取於人，謂爲人所拔用。（五）



藹如，和易可親貌。（六）儼乎，猶儼然，昂首貌。（七）憂憂，齟齬不相入貌。（八）古書之正僞，謂道之是非。韓愈以儒家之道統自任，所謂正僞，當以儒家之說爲標準。（九）汨汨然，水流貌；用以喻文思之勃發也。（一〇）樊汝霖曰：『笑之則以爲喜者，大聲不入於里耳，而不笑不足以爲道，此笑之所以喜。若人人皆見而悅之，而譽之，斯亦淺矣，此所以爲憂。』

### 三二 與孟尚書書

韓愈

愈白：行官<sup>(一)</sup>自南迴，過吉州，<sup>(二)</sup>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，數番，<sup>(三)</sup>忻悚兼至。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？伏惟萬福！

來示云，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，<sup>(四)</sup>此傳之者妄也。潮州時，<sup>(五)</sup>有一老僧，號大顛，頗聰明，識道理，遠地無可與語者，故自山召至州郭，留十數日，實能外形骸，以理自勝，不爲事物侵亂；與之語，雖不盡解，要自胸中無滯礙；以爲難得，因與來往。及祭神至海上，



遂造其廬。及來袁州<sup>(六)</sup>留衣服爲別。乃人之情，非崇信其法，求福田利益也。<sup>(七)</sup>孔子云：『丘之禱久矣』。<sup>(八)</sup>凡君子行己立身，自有法度，聖賢事業，具在方冊，<sup>(九)</sup>可效可師，仰不愧天，俯不愧人，內不愧心，積善積惡，殃慶自<sup>(一〇)</sup>各以其類至，何有去聖人之道，捨先王之法，而從夷狄之教，以求福利也！詩不云乎：『愷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』。<sup>(一一)</sup>傳又曰：『不爲威惕，不爲利疚』。<sup>(一二)</sup>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，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，况萬萬無此理。且彼佛者，果何人哉？其行事類君子邪？小人邪？若君子也，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，如小人也，其身已死，其鬼不靈，天地神祇，<sup>(一三)</sup>昭布森列，非可誣也，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；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，亦且惑矣！



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，其亦有說。孟子云：『今天下不之楊，則之墨<sup>(二四)</sup>』楊墨交亂，而聖賢之道不明，則三綱淪而九教斃，<sup>(二五)</sup>禮樂崩而夷狄橫，幾何其不爲禽獸也！故曰：『能言拒楊墨者，皆聖人之徒也』。<sup>(二六)</sup>楊子雲云：『古者楊墨塞路，孟子辭而闢之，廓如也<sup>(二七)</sup>。』夫楊墨行，正道廢，且將數百年，以至於秦，卒滅先王之法，燒除其經，<sup>(二八)</sup>坑殺學士，<sup>(二九)</sup>天下遂大亂。及秦滅，漢興且百年，尙未知脩明先王之道，其后始除挾書之律，<sup>(三〇)</sup>稍求亡書，招學士；經雖少得，尙皆殘缺，十亡二三，故<sup>(三一)</sup>學士多老死，新者不見全經，不能盡知先王之事，各以所見爲守，分離乖隔，不合不公，<sup>(二)</sup>帝三王羣聖人之道，於是大壞。後之學者，無所尋逐，以至於今泯泯也。<sup>(三二)</sup>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。孟子雖賢聖，不得位，空



言無施，雖切何補；然賴其言，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，崇仁義，貴王賤霸而已；其大經大法，皆亡滅而不救，壞爛而不收，所謂存十一於千百，安在其能廓如也！然向無孟氏，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，(二二)故愈嘗推尊孟氏，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。漢氏已來，羣儒區區修補，百孔千瘡，隨亂隨失，其危如一髮引千鈞，(二四)綿綿延延，寢(二五)以微滅，於是時也，而唱釋老於其間，鼓天下之衆而從之，嗚呼，其亦不仁甚矣！釋老之害，過於楊墨，韓愈之賢，不及孟子，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，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，嗚呼，其亦不量其力，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！雖然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，雖滅死，萬萬無恨，天地鬼神，臨之在上，質之在傍，又安得因一摧折，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！



籍湜輩(二六)雖屢指教，不知果能不叛去否！辱吾兄眷厚，而不獲承命，惟增慚懼，死罪！死罪！愈再拜。

〔題義〕

孟尚書，名簡，字幾道，以其爲工部尚書，故稱。

〔注釋〕

(一)唐節鎮州府有行官，供行役於四方。(二)吉州，今江西廬陵縣。時簡爲吉

州司馬。(三)數番二字，一作披讀數番。(四)愈從潮僧大顛遊，人疑其信佛，故簡書及之。

(五)潮州，今廣東潮安縣。愈以元和十四年，諫迎佛骨貶此。(六)袁州，今江西宜春縣。愈

以元和十四年冬自潮州移袁州。(七)釋氏以敬三寶之德爲敬田，報君父之恩爲恩田，憐貧者爲悲

田，此三種謂之福田。(八)孔子病，子路請禱，孔子答以此語。(九)方冊，書籍也。(一

〇)或本無自字。(一一)詩大雅旱麓篇語。愷悌，和易也。回，邪也。(一二)左傳哀公十六

年昭公二十年文，疚，心內慙也。(一三)地神曰祇。(一四)楊、墨，楊朱墨翟也。(一五)

三綱，君臣父子夫婦也。淪，沒也。九法，九疇之法，謂治天下之大法，其類有九也。斲，音妒，敗



壤也。(一六)亦孟子語。(一七)廓，大也。(一八)秦始皇從李斯之請，燒詩書百家語。  
(一九)秦始皇坑殺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。(二〇)始皇下挾書之禁，禁私藏詩書百家語也，  
此律至漢惠帝四年始除去。(二一)故，舊也。(二二)泯泯，猶茫茫。(二三)左衽，衣襟  
左交，夷服也。侏離，蠻語聲。(二四)鈞，古衡名，三十斤也。(二五)寢，漸也。(二六)  
籍湜，張籍皇甫湜也。

### 三三 答韋中立書

柳宗元

宗元白：辱書云欲相師，僕道不篤，業甚淺近，環顧其中，未見  
可師者。雖嘗好言論，爲文章，甚不自是也。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  
間(一)，乃幸見取。僕自卜固無取；假令有取，亦不敢爲人師；爲衆人  
師尚不敢，況敢爲吾子師乎？

孟子稱：『人之患在好爲人師』。(二)由魏晉以下，人益不事師。



今之世不聞有師；有，輒譁笑之，以爲狂人。獨韓愈奮不顧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後學，作師說<sup>(三)</sup>，因抗顏而爲師。世界羣怪聚罵，指目牽引，而增與爲言詞。愈以是得狂名，居長安，炊不暇熟，又挈挈<sup>(四)</sup>而東，如是者數矣。

屈子賦曰：『邑犬羣吠，吠所怪也。』<sup>(五)</sup>僕往聞：『庸<sup>(六)</sup>蜀之南，恆雨，少日。日出則犬吠。』予以爲過言<sup>(七)</sup>。前六七年，僕來南，二年冬，幸大雪，踰嶺被南越<sup>(八)</sup>中數州；數州之犬，皆蒼黃吠噬、狂走者累日，至無雪乃已。然後始信前所聞者。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，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，不以病乎？非獨見病，亦以病吾子。然雪與日豈有過哉！顧吠者犬耳。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，而誰敢銜怪於羣目，以召開取怒乎？



僕自謫過以來，益少志慮。居南中九年，增脚氣病，漸不喜鬧。豈可使呶呶者，早暮拂吾耳，騷吾心？則固僵仆煩惱，愈不可過矣。平居，望外遭齒舌(九)不少，獨欠爲人師耳。

抑又聞之；古者重冠禮(二〇)，將以責成人之道，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。數百年來，人不復行。近有孫昌胤者，獨發憤行之。旣成禮，明日造朝(二一)，至外廷(二二)，薦笏(二三)，言於卿士曰：『某子冠畢。』應之者咸慙然。京兆尹(二四)鄭叔則怫然，曳笏卻立，曰：『何預我邪！』廷中皆大笑。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，何哉？獨爲所不爲也。今之命師(二五)者大類此。

吾子行厚而辭深，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，雖僕敢爲師，亦何所增加也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，聞道著書之日不後，誠欲往來言所



聞，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。吾子苟自擇之，取某事，去某事，則可矣。若定是非以教吾子，僕材不足，而又畏前所陳者，其爲不敢也決矣。

吾子前所欲見吾文，既悉以陳之，非以耀明於子，聊欲以觀子氣色，誠好惡如何也。今書來言者皆大過，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，直見愛甚故然耳。始吾幼且少，爲文章，以辭爲工。及長，乃知文者以明道，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，務采色，夸聲音而以爲能也。凡吾所陳，皆自謂近道，而不知道之果近乎？遠乎？吾子好道而可吾文，或者其於道不遠矣。

故吾每爲文章，未嘗敢以輕心掉之，懼其剽而不留也；未嘗敢以怠心易之，懼其弛而不嚴也；未嘗敢以昏氣出之，懼其昧沒而雜也；



未嘗敢以矜氣作之，懼其偃蹇而驕也。抑之欲其奧，揚之欲其明，疏之欲其通，廉之欲其節，激而發之欲其清，固而存之欲其重：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。本之書以求其質，本之詩以求其恆，本之禮以求其宜，本之春秋以求其斷，本之易以求其動：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參之穀梁氏(二六)以厲其氣，參之孟、荀(二七)以暢其文，參之莊、老(二八)以肆其端，參之國語(二九)以博其趣，參之離騷(三〇)以致其幽，參之太史公(三一)以著其潔：此吾所以旁推交通，而以爲之文也。

凡若此者果是邪？非邪？有取乎？抑其無取乎？吾子幸觀焉，擇焉，有餘以告焉。苟亟來以廣是道，子不有得焉，則我得矣：又何以師云爾哉？取其實而去其名，無招越、蜀吠怪，而爲外廷所笑；則幸矣。



〔題義〕 韋中立，潭州刺史彪之孫。元和中，以書遺宗元於永州，欲師其作文之道，宗元作此書答之。唐承魏晉之後，習俗恥於相師，故前論師道之陵夷，作諧諷語，與韓愈師說出以正論者相反，而寄慨深遠則同，後論爲文之法，皆平生所經歷，甘苦有得之語，蓋意取無師之名，而有師之實也。

〔作者〕 見第一冊。

〔注釋〕 (一) 時宗元爲柳州刺史。柳州，今廣西馬平縣境，唐時尙屬蠻夷雜處之地。(二)

語見孟子離婁篇。(三) 韓愈作師說，以貽李蟠，略謂師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，人無長

幼貴賤，皆當有師。(四) 挈挈，恩卒貌。(五) 語見屈原懷沙賦。(六) 庸，國名，在今湖

北竹山縣東南。(七) 過言，其言不確實也。(八) 嶺指大庾、騎田、都龐、萌渚，越城五嶺，

縣互貴州、廣西、廣東、湖南、江西、福建等省。古時嶺內爲中國、嶺外爲百越。南越，今廣東，爲

古時百越之地。(九) 齒舌，謂世俗之議論也。(一〇) 禮冠義：『冠者，禮之始也，故古者聖

王重冠。』(一一) 孟子公孫丑篇：『不能造朝。』造，至也。(一二) 外廷，卿大夫朝會之所



○（一三）笏，一名手版，古朝會時所執者。薦笏，即摺笏也。○（一四）京兆尹，官名，漢置，為管理京師地方之長官。鄭叔則，貞元初為京兆尹，五年二月貶永州刺史。○（一五）命師，自命為師也。○（一六）穀梁氏，名赤，作春秋穀梁傳。○（一七）孟，即孟子；荀，即荀子。○（一八）莊，即莊子；老，即老子。○（一九）國語，一名春秋外傳。○（二〇）離騷，楚屈原撰。見第四課。○（二一）太史公，即漢司馬遷。

### 三四 楊烈婦傳

李 翱

建中（二）四年，李希烈陷汴州（三），既又將盜陳州（三），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（四）蓋將掠其玉帛，俘纍其男女，以會於陳州。

縣令李侃，不知所為。其妻楊氏曰：『君縣令，寇至當守，力不足，死焉，職也；君如逃，則誰守？』侃曰：『兵與財皆無，將若何？』楊氏曰：『如不守，縣為賊所得矣！倉廩皆其積也，府庫皆其財



也，百姓皆其戰士也，國家何有？奪賊之財而食其食，重賞以令死士，其必有濟！」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，楊氏言曰：「縣令，誠主也；雖然，歲滿則罷去，非若吏人百姓然。吏人百姓，邑人也，墳墓存焉，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，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？」衆皆泣，許之。乃狗<sup>(五)</sup>曰：「以瓦石中賊者，與之千錢；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，與之萬錢。」得數百人，侃率之以乘城，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，無長少，必周而均。使侃與賊言曰：「項城父老，義不爲賊矣，皆悉力死守，得吾城不足以威，不如亟去；徒失利，無益也！」賊皆笑，有蜚<sup>(六)</sup>箭集於侃之手，侃傷而歸。楊氏責之曰：「君不在，則誰肯固矣？與其死於城上，不猶愈於家乎？」侃遂忍之，復登陴<sup>(七)</sup>。項城，小邑也，無長戟勁弩、高城深溝之固，賊氣吞焉，率其徒將超城而下。有以



弱弓射賊者，中其帥，墜馬死；——其帥，希烈之婿也。——賊失勢，遂相與散走，項城之人無傷焉。刺史上侃之功，詔遷絳州太平縣令，楊氏至茲猶存。

婦人女子之德：奉父母舅姑盡恭順，和於姊妹(九)，於卑幼有慈愛，而能不失其貞者，則賢矣。辨行列，明攻守，勇烈之道，此公卿大臣之所難。厥自兵興，朝廷寵旌守禦之臣，憑堅城深池之險，儲蓄山積，貨財自若，冠胄服甲，負弓矢而馳者，不知幾人？其勇不能戰，其智不能守，其忠不能死，棄其城而走者，有矣。彼何人哉！若楊氏者，婦人也。孔子曰：『仁者必有勇。』楊氏當之矣(一〇)。

〔題義〕

本篇專記楊氏婦助夫守城一事，其精要處，則在中間一大段，以大義責夫，以大義勸

吏民；戰略也，餉糈也，獎戒也，靡不井井有條。故卒能殲彼賊帥，保此孤城。翽嘗答皇甫湜書，自



稱此傳，不在固班、蔡邕下，實緣事奇而文奇，兩者兩相得益彰也。

〔作者〕

李翱，字習之，唐趙郡人。貞元間進士，元和初爲國子博士、史館修撰，再遷考功員外郎，性峭直，嘗面折宰相李逢吉之過，出爲廬州刺史；後拜中書舍人，歷山南東道節度使，卒諡曰文。翱爲韓愈姪婿，又嘗從愈學古文，辭旨渾厚，見推當時，後世稱唐宋古文十大家之一。著有論語筆解、五木經、李文公集。

〔注釋〕

(一)建中，唐德宗年號。(二)李希烈，遼西人，德宗時，爲淮西節度使。李納叛，詔希烈往討，希烈約納爲唇齒，與朱滔、田悅等連和。旋破汴州，僭號楚帝。後爲親將李仙奇毒殺之。汴州，卽今河南開封縣。(三)陳州，卽今河南淮陽縣。(四)項城縣，屬今河南。(五)徇，巡行而告示之也。(六)蜚，同飛。(七)陴，城上垣也，亦曰女牆。(八)絳州太平縣

，卽今山西汾城縣。(九)兄弟之妻，相謂爲姒，姒卽姊姒，亦稱妯娌。(一〇)語見論語憲問

。邢昺疏：『見危授命，殺身以成仁，是必有勇也。』當，謂受之無愧也。



三五 書何易于

孫樵

何易于嘗爲益昌令。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，城嘉陵河南。刺史崔朴嘗乘春，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，泛舟東下，直出益昌旁；至則索民挽舟。易于卽腰笏引舟上下。刺史驚叫問狀！易于曰：『方春，百姓不耕卽蠶，隙不可奪。易于爲屬令，當其無事，可以充役。』刺史與賓客跳出舟，偕騎還去。益昌民多卽山樹茶，利私自入。會鹽鐵官奏重榷筦。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，易于視詔曰：『益昌不征茶，百姓尙不可活；矧厚其賦以毒民乎！』命吏剗去。吏爭曰：『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。今剗去，罪愈重，吏止死；明府公寤免竄海裔耶！』易于曰：『吾寤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！亦不使罪蔓爾曹。』卽自縱火焚之。觀察使聞其狀；以易于挺身爲民，卒不加劾。邑民死喪，



子弱業破，不能具葬者。易于輒出俸錢，使吏爲辦。百姓入常賦，有垂百杖丈者，易于必召坐食，問政得失。庭有競民，易于皆親自與語，爲指白枉直，罪小者勸，大者杖，悉立遣之，不以付吏。治益昌三年，獄無繫民，民不知役。改綿州羅江令，其治視益昌。是時，故相裴公，刺史綿州，獨能嘉易于治；嘗從觀其政，導從不過三人，其全易于廉以此！

會昌三年，樵道出益昌。民有能言易于治狀者；且曰：『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，而易于考止中上，何哉？』樵曰：『易于督賦如何？』曰：『上請常期，不欲堅繩百姓，使賤出粟帛。』『督賦如何？』曰：『度支費不足，遂出俸錢，冀優貧民。』『饋給往來權勢如何？』曰：『傳符外一無所與。』『擒盜如何？』曰：『無盜。』樵曰



：「予居長安，歲聞給事中校考。則曰：『某人爲某縣，得上下考，由考得某官。』問其政？則曰：『某人能督賦，先期而畢。某人能督役，省度支費，某人當道，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。某人能擒若干盜。』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。」邑民不對。笑去！樵以爲當世上位者，皆知求才爲切。至如緩急補吏，則曰：『吾患無以共治；』膺命舉賢，則曰：『吾患無以塞詔；』及其有之，知者何人哉！繼而思之，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，必有得於死者，有史官在。

〔題義〕

本文作風，瘦削峭刻。張惠言書左仲甫事，卽由此脫胎而出。

〔作者〕

孫樵，字可之，又字隱之，唐關東人，從韓愈遊，舉大中進士，授中書舍人。僖宗幸

岐隴時，詔赴行在。遷職方郎中，上柱國，有孫可之集。

〔注釋〕

(一) 笏，古時自天子至士皆執笏。(二) 剗，楚眼切，音鏟，或作剗。削減也，



平治也。(三)裴公，名度，字中立，唐聞喜人。貞元進士。以擒吳元濟有功，策勳封晉國公，入知政事，正色立朝，言無不盡。後爲人所讒，罷爲節度使。(四)會昌，武宗年號。

## 第一二組——唐小說

### 三六 紅線傳

袁 郊

唐潞州(一)節度使薛嵩(二)家青衣(三)紅線者，善彈「阮咸」(四)，又通經史，嵩乃俾掌其牋表，號曰內記室。時軍中大宴，紅線謂嵩曰。「羯鼓(五)之聲，頗爲悲切，其擊者必有事也。」嵩素曉音律，曰：「如汝所言。」乃召而問之，云：「某妻昨夜身亡，不敢求假。」嵩遽令歸。

是時至德(六)之後，兩河未寧，以滏陽(七)爲鎮，命嵩固守，控壓山東。殺傷之餘，軍府草創。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(八)男，



又遣嵩男娶滑毫節度使令孤彰(九)女，三鎮交爲姻婭，使蓋日浹(一〇)往來。而田承嗣常患肺氣，遇熱增劇，每日：『我若移鎮山東，納其涼冷，可以延數年之命。』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，得三千人，號外宅男。而厚其卹養。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，卜選良日。將併潞州。

嵩聞之，日夜憂悶，咄咄(一一)自語，計無所出，時夜漏將傳，轅門已閉，杖策庭際，唯紅線從焉。紅線曰：『主自一月，不遑寢食，意有所屬，豈非鄰境乎？』嵩曰：『事繫安危，非爾能料。』紅線曰：『某誠賤品，亦能解主憂者。』嵩聞此語異，乃曰：『我知汝是異人，我暗昧也。』遂具告城事曰：『我承祖父遺業，受國家重恩，一旦失其疆土，卽數百年勳伐盡矣。』紅線曰：『此易與耳，不足勞主憂焉，暫放某一到魏城，觀其形勢，覘其有無。今一更首途，五更可



以復命。請先定一走馬使『具寒暄(二三)書；其他卽待某卻迴也。』嵩曰：『然事或不濟，反速其禍，又如之何？』紅線曰：『某之此行，無不濟也。』乃入闈房，飭其行具，梳烏鬢髻(二三)，貫金雀釵，衣紫繡短袍，繫青絲輕履，胸前佩龍文匕首，額上書太乙神名。再拜而行，倏忽不見。

嵩乃返身閉戶，背燭危坐。常時飲酒，不過數合，是夕，舉觴十餘，不醉。忽聞曉角吟風，一葉墮落，驚而起問，卽紅線迴矣。嵩喜而慰勞，曰：『事諧否？』紅線曰：『不敢辱命。』又問曰：『無傷殺否？』曰：『不至是。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。』

紅線曰：『某子夜前二刻，卽達魏城，凡歷數門，遂及寢所。聞外宅兒止於房廊，睡聲雷動；見中軍士卒徒步於庭，傳叫風生。乃發



其左扉，抵其寢帳。田親家翁止於帳內，鼓腹酣眠，頭枕文犀，髻包黃縠，枕前露七星劍，劍前仰開一金合，合內書生身甲子，與北斗神名，復以名香美珠，壓鎮其上。然則揚威玉帳，坦其心豁於生前；熟寢蘭堂，不覺命懸於手下。寧勞擒縱，只益傷嗟。時則蠟炬煙微，爐香燼委，侍人四布，兵器交羅。或頭觸屏風，駢而彈(二四)者；或手持巾拂，寢而伸者。某乃拔其簪珥，褰其襦裳，如病如醒，皆不能寤。遂持金合以歸。其魏城西門，將行二百里，見銅臺(二五)高揭，漳水(二六)東流，晨鷄動野，斜月在林。忿往喜還，頓忘於行役；感知酌德，聊副於依歸。所以當夜漏三時，往返七百里，入危邦一，道經過五六城，冀減主憂，敢言其苦？

嵩乃發使入魏，遺田承嗣書曰：『昨夜有客從魏中來，云自元帥



牀頭獲一金合，不敢留駐，謹卻封納。』專使星馳，夜半方到；見搜捕金合，一軍憂疑。使者以馬箠撻門，非時請見。承嗣遽出，使者乃以金合授之，捧承之時，驚怛絕倒。遂留使者止於宅中，狎以宴私，多其賜賚。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，名馬二百匹，雜珍異等以獻於嵩，曰：『某之首領，繫在恩私，便宜知過自新，不復更貽伊戚。專膺指使，敢議親姻：便當捧轂後車，來在麾鞭前馬。所置紀綱（二七）外宅兒者，本防他盜，亦非異圖；今並脫其甲裳，放歸田畝矣。』由是一兩個月內，河北、河南、信使交至。

忽一日，紅線辭去。嵩曰：『汝生我家，今欲安往？又方賴於汝，豈可議行？』紅線曰：『某前本男子，遊學江湖間，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。時里有孕婦，忽患蠱癥（二八），某以芫花（二九）酒下之，婦



人與腹中二子俱斃。是某一舉，殺其三人。陰刀見誅，降爲女子。使身居賤隸，氣稟凡俚。幸生於公家，今十九年矣。身厭羅綺，口窮甘鮮，寵待有加，榮亦甚矣。況國家建極，慶且無疆。此卽違天，理當盡弭。昨往魏邦，以是報恩。今兩地保其城池，萬人全其性命，使亂臣知懼，列士謀安。在某一婦人，功亦不小，固可贖其前罪，還其本形。便當遁跡塵中，棲心物外，澄清一氣，生死長存。嵩曰：『不然，以千金爲居山之所。』紅線曰：『事關來世，安可預謀。』

嵩知不可留，乃廣爲餞別，悉集賓友，夜宴中堂。嵩以歌送紅線酒，請座客冷朝陽(三)爲詞。詞曰：『採菱歌怨木蘭舟，送客魂消百尺樓。還似洛妃(三)乘霧去，碧天無際水空流。』歌竟，嵩不勝其悲。紅線拜且泣，因僞醉離席，遂亡所在。



〔題義〕

唐人小說，總名傳奇，明胡應麟筆叢述其興起云：『至唐人，乃作意好奇，假小說以寄筆端。』魯迅唐宋傳奇集序例亦云：『鑒於詩賦，旁求新塗，藻思橫流，小說斯燦。』可知傳奇小說亦唐代文學之一支流；且元明戲曲多取之爲題材，於後世文學之影響亦甚大。特以小說之名，素爲世所輕蔑，其文多散佚；賴太平廣記等書之哀錄，始得存十一於千百。其體製與傳記略同，其題材多爲浪漫故事，其技術不讓於今之小說。宋洪邁容齋隨筆稱：『唐人小說，不可不熟。小小情事，悽惋欲絕，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。』非虛語也。至其作品，以內容言，約分四種：一爲戀愛，二爲豪俠，三爲神怪，四爲別傳。本篇屬於第二類，見於太平廣記。唐代叢書題楊巨源作，不知何所據。

〔作者〕

袁郊，字之儀，一作之乾，昭宗時，爲翰林學士；嘗官虢州刺史。著有二儀實錄、衣服名義圖、服飾變古原錄、甘澤謠。

〔注釋〕

(一) 潞州，卽今山西長治縣。(二) 薛嵩，燕薊間人，多力善射。嘗爲相衛潞邢等州節度使。(三) 青衣，婢女也。古以青爲賤者之服，故稱婢曰青衣。(四) 阮咸，字仲容，籍從子，妙解音律，善彈琵琶，苟勛自以爲遠不及。此以善彈琵琶者代琵琶。(五) 羯鼓，樂器名，



本龜茲、高昌、疏勒、天竺部之樂。狀如漆桶，下承牙牀，以兩杖擊之。（六）至德，肅宗年號。

（七）滏陽，即今河北磁縣。（八）田承嗣，盧龍人。初隸安祿山麾下，以勢窮蹙歸唐，不久

又叛，尋復降，累遷至博滄瀛等州節度使，封雁門郡王。（九）令孤彰，富平人，字伯陽。初從安祿

山史思明，降唐後，拜滑亳魏博節度使，加御史大夫，封霍國公。（一〇）日浹，即浹日，謂十日

也。國語楚語：『近不過浹日。』注：『浹日，謂從甲至癸也。』（一一）咄咄，嗟歎聲。後漢書

嚴光傳：『咄咄子陵，不可相助爲理邪？』（一二）走馬使，謙言使者。寒暄書，猶言奉候起居之

函件。（一三）烏蠻，蠻族名，黑面白齒，悍而善鬪。烏蠻髻，謂效烏蠻男子裝，束髮爲髻也。

（一四）鞞，下垂貌。（一五）銅臺，即銅雀臺，曹操所築，故址在河南臨漳縣西南。（一六）

漳水，源出河南，入衛河。（一七）紀綱，僕役也。左傳僖公二十四年：『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

，實紀綱之僕。』（一八）蠱癥，腹中積塊也。（一九）莞花，落葉灌木，春月開花。性有毒，

誤食殺人。（二〇）冷朝陽，金陵人，嘗爲薛嵩從事。（二一）洛神，即宓妃，相傳伏羲氏女，

溺死洛水，遂爲洛水之神。



實驗高中國文 第三冊



版 所 翻 必  
權 有 印 究

---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再版

實驗高中國文 第三冊

實價每冊國幣玖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輯者兼  
發行者

王 頌 三

校訂者

黃拜言 白序之  
劉公鐸 唐富言  
王康侯 霍衣仙

承印者

西南圖書印刷公司

總經售處

香港大公書局

皇后大道中







802.8.  
編號 3705.

著者 王公燾 三編

書名 實驗高中國文

中山圖書館

S26847



